

欧洲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基本动因分析

黄福涛*

欧洲高等教育的近代化,就是欧洲各国高等教育内部与外部诸因素之间,由于异步性或非同时性所引起的一系列矛盾运动过程。它发轫于 17 世纪,终结于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以法、英、德为代表的欧洲各国的高等教育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拟通过考察上述 3 个国家高等教育内部课程结构的变化,以及由这种变化所引起的高等教育体制的改变,来分析欧洲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基本动因。

就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基本理论来看,在影响高等教育内部诸因素或与之产生相互作用的外部条件中,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最基本的制约因素。而它的发展水平,自近代以来总是与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技术是引起近代高等教育内部诸因素变化发展的根本外在原因。但是,在欧洲高等教育近代化过程中,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的发展往往受到不同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且在某一历史时期,个别国家的高等教育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经济与政治制度、文化等之间表现为异步性,即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经济和政治制度落后的某些国家往往有可能孕育领先于时代发展的教育价值观,并在这种进步的教育价值观和相应的课程或制度改革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提高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改变落后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最终推动社会的发展。因而,引起和推动欧洲高等教育近代化的社会诸种因素与高等教育内部思想观念、课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矛盾运动,并非是简单划一的过程。它不仅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内容,而且在同一近代化过程中的不同国家也存在着差异。

一、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欧洲高等教育近代化基本动因的表现形式

1、第一阶段(17 世纪初—18 世纪末)

近代欧洲高等教育并非是由中世纪大学突变而来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根据课程的变化,中世纪传统大学是经过世俗化和民族化的过渡,才逐渐步入近代化历程的。欧洲高等教育的世俗化和民族化过程基本上始于 16 世纪末、17 世纪初。这一阶段突出的特征是法、英、德等国逐步摆脱中世纪统一的办学模式,结合本国实际,在课程中设置大量世俗性学科,形成带有强烈民族特色的高等教育办学思想和课程结构。那么,促使这一过程发生和发展

的动因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引起和推动欧洲高等教育世俗化的基本动因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而高等教育民族化的发生与发展则与各国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认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与高等教育的发展无直接的联系,某些学者甚至将这一时期形容为欧洲大学发展的“冰河期”。但实际上,文艺复兴运动不仅仅使欧洲人得以找回他们已经失去的古代希腊文明,直接奠定了英国绅士教育的理论和课程基础,大大充实了法国大学中的自然哲学以及德国哈勒和哥廷根等大学的教学内容,而且还使欧洲人认识到从来为基督教神学所鄙视和否定的“人”与“世俗”的价值。而席卷几乎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又极大地动摇了基督教一统天下的基础,加快了基督教世界的瓦解。伴随着这一过程,首先,各国根据实际需要,对《圣经》和基督教教义加以不同的解释和利用,从而确立了各自独立的宗教派别或组织;其次,由于基督教国际性特点的丧失,各国的神权与世俗王权力量对比发生了改变,在某些国家世俗政权的强大自然促进了高等教育世俗化过程。从组织关系上看,这一时期欧洲的大学逐渐摆脱了教会的控制,例如德国的世俗王权,通过筹建和资助大学开始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对大学的控制权。从教学内容的变化上看,在大学的医学和法学系中,一向为教会所不能容忍和排斥的如有关古希腊罗马的教学内容开始进入课程之中,哲学和神学系也开始教授和研究亚里士多德和其他一些思想家关于自然哲学等方面的内容。

如果说欧洲高等教育的世俗化直接受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影响和冲击,那么伴随着这一过程的高等教育民族化则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各国政治制度的影响。

17世纪中期,英国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而且在欧洲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但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以及第一次工业革命主要是利用水力、蒸汽等自然能源,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市场以及地区贸易差等,促进了纺织、冶金、交通、矿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因此,这一时期,法、英、德等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没有迎合工业革命对应用性、职业性技术人才的需求,更新教育价值观并在课程结构上作相应的调整,反而背其道而行之。例如,英国形成了以古典自由教育为课程核心的绅士教育;德国提高了法律学的地位,开设了集宫廷与骑士教育内容为一体的、旨在满足贵族阶层的教育;法国的大学除仅增加了自然学科方面的课程之外,一如既往,根本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并没有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呈对应或同步趋势,事实上推动法、英、德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当时各国的政治制度。法、英、德高等教育民族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高等教育逐步迎合和满足近代各国占支配地位阶层的政治需要的过程。

18世纪末之前,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之所以未能成为推动欧洲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基本动因,未能进入高等教育的教学过程并引起思想观念和课程结构发生质变,促使法、英、德高等教育近代化的早日实现,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1)17和18世纪欧洲的科学技术刚刚摆脱哲学和神学的束缚,就其发展来看,还处于萌芽和新生阶段。即使某些学科在理论上逐步形成体系,但是由于缺乏先进的科学实验仪器,许多科学的猜测和假想难以通过实验手段得到验证。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无法、也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成为影响和制约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2)不仅在法国和德国,即使在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英国,代表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还未能成为主宰各国政治生活的主要力量。到18世纪末期之前,庄园主、地方诸侯、世袭贵族等封建势力仍然十分强大,宗教神学依然控制着整个欧洲的意识形态和精神生活。这些代表落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政治因素干扰和阻碍了科学研究、技术推广乃至于高等教育的改革。

因此, 尽管从理论上而言, 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是引起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 但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 科学技术尚未形成完整体系并显示出强大影响力的阶段, 它们并不可能立即或自动地进入高等教育内部, 并与高等教育内部诸种因素发生作用, 从而使高等教育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平衡和统一。

2、第二阶段(18 世纪末—20 世纪初)

严格意义上的欧洲高等教育近代化过程, 始于 1789 年法国大革命后建立的一系列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它又可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即近代高等教育机构出现和发展期(18 世纪末至 1860 年左右)以及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确立和完成期(1860 年左右至 1914 年)。

法国近代高等教育与传统大学的根本区别在于, 法国近代高等教育不仅在教育价值观, 而且在课程、专业的设置甚至于教育机构的类型和形式上都发生了根本变化。首先, 这种变化的基本动因是由于新型生产力, 特别是凝结在其中或反映其本质的科学技术在起主导作用。这一点从当时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开设的课程以及自然历史博物馆等机构的研究内容中, 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其次, 法国高等教育近代化, 尤其是 19 世纪初期高等教育的发展, 并不是通过改良或革新的途径, 它是完全凭借暴力革命, 彻底摧毁一切旧传统和旧习俗, 将高等教育强制性地纳入符合资产阶级发展需要的轨道上的。因此, 法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发生, 突出地反映了科学技术借助于政治制度或政治力量的中介进入教学过程, 促进教育活动内部矛盾的产生和激化, 引起课程的质变, 从而导致新型高等教育制度真正实现的特点。实际上, 不仅法国如此, 在 19 世纪中期之前, 即欧洲近代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和发展时期, 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近代研究性大学也基本上是借助于政府强大的政治力量, 为先进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进入高等教育内部奠定基础或扫清障碍的。而且, 与中世纪大学多为学者们模仿行会形式组成的学术机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19 世纪中期以后, 法、德两国近代高等教育机构多以政府或国家作为强大的政治后盾, 是有目的、有计划地精心创设的。

相反, 英国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 直到 19 世纪, 资产阶级始终未能控制教育的领导权, 因而在英国不存在能够推动先进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介入高等教育内部, 最终使之发生相应变化的政治制度或机制。与同时期的法国和德国相比, 尽管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和经验科学的故乡, 而且还有历史悠久的“皇家科学协会”等著名机构, 但是由于缺乏与科学技术发展相一致的政治经济制度作为中转, 科学技术革命作为外部力量始终游离于大学之外。因此, 这一时期的英国不但没有出现像法国或德国那样具有典型意义的近代高等教育机构, 而且由于封建贵族和宗教神学仍然在英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就连牛津、剑桥等传统大学的教育改革都迟迟难以进行。

由此可见, 在一定的历史阶段, 科学技术能否进入高等教育内部发生作用和影响, 在极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存在与其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等中转机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笔者认为, 至少在 19 世纪晚期之前, 政治和文化的因素对于欧洲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发生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阶段政治的内涵不仅表现为与先进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相一致的资产阶级政权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 而且它在推动科学技术影响高等教育变化中的作用也愈发重要, 几乎完全决定了一国能否引进科学技术教育, 进行高等教育改革, 并步入近代化的历程。

国家和政府之所以能够起到推动科学技术进入高等教育内部的作用, 除了国家和政府在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相互一致外, 还出于培养政府官吏和巩固新政权的需要。这一点比较明显

地反映在各国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内部的课程和专业结构上。19 世纪中期之后, 欧洲各国高等教育机构陆续都以近代自然科学为基础设置课程和专业。虽然各国对科学或科学技术教育的理解和采取的形式不同, 例如法国比较侧重实用和专业化的科学技术教育, 德国则强调最高形式的纯粹科学知识的探索, 但以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各国都竭力促使高等教育成为培养政府高级行政官员和技术人才的附属机构。

如果说在 19 世纪中期之前, 欧洲各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展开还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存在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政治体制, 那么在 1860 年之后,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各国的相继建立和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 科学技术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尽管法、英、德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等还存在着不少差异, 各国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速度也不尽一致, 但 3 国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基本趋于一致, 而且发展水平基本上处于同一阶段。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各国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能够成为推动欧洲高等教育世俗化、民族化乃至近代化发生的前提条件, 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 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凭借自身力量, 冲破种种阻力, 直接深入到高等教育内部, 影响其变化发展的程度。但是自 1860 年之后, 一方面科学技术本身发展愈发成熟完善, 另一方面出于巩固民族政权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考虑, 各国又大力扶持和重视科学技术, 尤其是与各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的技术开发和利用, 这两方面的因素成为推动欧洲各国高等教育近代化最终实现的基本动力。虽然科学技术在深入高等教育内部, 引起一系列矛盾活动的过程中, 受到了各国不同政治经济制度的中转和文化传统的折射, 从而促使 1860 年之后法、英、德等欧洲国家高等教育机构类型、实现近代化的途径以及教育价值观等方面存在着差别, 但是却未能改变 3 国高等教育实现近代化的进程。正如有的学者提出的, 发展到某个特定水平的生产力和技术, 是以超越国界、超越文化、超越人的主观意愿的一种共同的力量对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施加影响的, 改革的结果尽管色彩各异, 但本质是相同的。例如, 在 19 世纪中期, 不仅英国传统大学仍拒绝采用技术教育, 德国的研究性大学也反对技术教育, 但从 1860 年以后, 两国通过或者在传统大学之外建立新型高等教育机构, 或者将中等教育升格等方式, 相继发展了职业技术教育。甚至法国的一些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 也通过增加新职能或创建新学院等方式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因而到 20 世纪初, 法、英、德 3 国在科学技术的推动和影响下, 基本上实现和完成了高等教育近代化的过程, 并在专业结构、课程设置、教育价值观等方面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共性。

综上所述, 从政治、经济制度与高等教育的关系角度, 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欧洲各国高等教育近代化是否有可能发生和发展等问题, 但它还不能完全说明各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过程中如何形成各自的特征等问题。因此, 除了从政治经济制度、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与高等教育的关系等方面分析之外, 还有必要考察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历史发展阶段, 文化传统在促使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进入欧洲各国高等教育内部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同一近代化过程中欧洲各国高等教育发展基本动因的表现形式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法、英、德等国相继建立了较为系统的近代高等教育体制。在这一过程中, 虽然各国都面临先进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挑战, 但是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

统等方面不同,因此,它们对于科学技术进入高等教育内部的中转和折射作用也随之有差异,从而使各国的近代高等教育制度带有民族性的特征。

在法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与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相一致的政治经济制度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旧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传统习俗等,由于暴力革命的缘故,基本上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再也难以发挥其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加之新兴资产阶级需要的精神文化又难以立即萌发和生长,因而在旧与新、破坏与重建的过渡时期,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难以依靠文化的折射作用对高等教育产生影响。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法国大革命后不久,我们很难发现新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建立与文化传统或文化因素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文化传统并不是促使法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发生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可以认为正是革命、立法等一系列政治和行政手段,强制性地摧毁了一切传统高等教育机构,将高等教育完全纳入国家发展需要的轨道上,法国才有可能揭开高等教育近代化的新篇章。

英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直到19世纪中期迟迟没有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英国民族素以保守和囿于传统著称,因而其高等教育长期以来就有因循守旧、墨守陈规的特点。尤其是牛津、剑桥等传统大学,一贯固守中世纪古老的教育价值观和课程结构,反对任何新的尝试和改革。由于既没有建立与科学技术发展方向相一致的、强大的政治经济制度作为中转站,又存在着干扰和阻挠科学技术发展、反对变革的传统文化,因此,尽管英国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比法国和德国较早地进入工业化社会,但是其高等教育的近代化步伐不仅落后于本国的工业化进程,而且还落后于法国和德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促使德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基本动因,固然包括有政治经济的因素,但文化传统是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首先,从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政治经济因素来看,19世纪的德国还是个经济落后、政治上尚未完全统一、由众多公国组成的国家。由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影响,德国不像英国那样存在着势力强大的宗教神学势力,因而没有多少阻碍科学研究与发展的消极因素。与法国相比,德国也没有通过革命等手段摧毁一切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它基本上是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其政权多为地方世袭贵族和资产阶级所把持,因此它也不可能像法国那样,完全通过革命等手段,摧毁一切传统大学,强制性地推动高等教育的近代化。其次,与法国人和英国人相比,德国人更注重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极擅长于精神文化的创造。自17世纪以来,尤其是在启蒙运动、新人文主义思潮与浪漫主义思想影响下,德国逐渐形成了以哲学和科学、文学和艺术等精神文化为国家存在的重心,崇尚科学、追求艺术、重理性、自由和提倡宗教宽容的近代民族精神和文化特性。

19世纪初期,德国以普法战争为契机,掀起了对传统大学的种种改革,从而引发了其高等教育的近代化。德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是将科学技术和古典人文教育内容,特别是纯粹科学,通过文化的折射,转换为大学的办学思想和价值观念,并以此作为突破口影响和改变传统大学的办学思想和课程结构,最终达到改变大学的职能和性质的目的。与通过一定的政治经济制度作为中介相比,将科学技术转换为理念或观念形态来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往往需要依托传统的形式或机构,在此基础上注入和发展新内容和新特征。因而,德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表现为潜移默化、和风细雨和影响深远、持久的过程。文化的因素在推动德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不仅可以解释德国近代高等教育模式的形成,而且还可以说明,高等教育观念的近代化完全可以先于高等教育实践的近代化。从更广泛

的意义上来说,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在经济政治制度落后的国家完全可以先行发生高等教育近代化,然后再步入工业和社会近代化的进程。

由此可见,生产力、科学技术、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文化传统对高等教育的制约和影响是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尤其是在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尚未达到特定水平的阶段,这一过程不但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表现形式不同,即使在同一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不同国家的表现形式也有差异。法、英、德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发展过程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当整个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越来越成为社会进步的必要前提时,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文化传统的中介和折射作用就随之相对减弱,它们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和推动作用也就越来越不明显,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便可以很少或几乎不需要借助于它们的中介和折射作用而长驱直入,制约高等教育的发展。19世纪60年代之后,法、英、德等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趋于统一和带有共同的特征,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参 考 文 献

- [1] 潘懋元:《潘懋元高等教育文集》,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
- [2] 王承绪:《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 [3] 周川:《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高校教学改革的影响》,《高等教育研究》,1989年第4期。
- [4] 潮木守一:《近代大学的形成与变迁》(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版。
- [5] Konrad H. Jarausch,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Learning, 1860 - 1930: Klett - Kotta, Stuttgart and Chicago, U. P., 1982.*

《大学德育论》一书出版

由华中理工大学文学院院长刘献君教授撰写的《大学德育论》一书,1996年6月由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定价每本7.50元。

刘献君教授长期从事大学德育实践和理论研究工作,在国内首次提出了一些理论观点,写出了近60篇论文。这些成果大多已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青年研究》、《思想教育研究》、《湖北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其中部分文章被《新华文摘》、《报刊文摘》等转载。在此同时,出版了《怎样开始你的大学生活》、《青年社会学》、《人生的关键瞬间》等近10部著作。《大学德育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撰写而成的。

该书从4个方面对大学德育展开论述:大学德育理论,包括德育首位、大学德育与社会、大学德育与人的发展、大学德育与智育、大学德育过程和大学德育系统工程等;大学德育对象的特点及其成长规律;大学德育实践,包括大学德育系统工程等;大学德育的内容、途径和方法;大学德育研究,包括大学德育研究的特点、研究一般方法、研究方法的探索等。该书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际应用价值,观点鲜明,内容丰富,文字流畅,可供学校领导、政治辅导员、班主任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参考。